

磁賀縣尋常師範學校圖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 二 號

百書
百一之百四

晉書載記序

田

古者帝王乃在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衣皮殮羶

飲漣而震驚卑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

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

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觀隙揚埃乘間騁暴邊

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空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

言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場旣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

郊秦軫臨洮之險谷天山紀一作地脉苞玄菟欵黃河所以防夷狄

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鄯彘以候望始

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遷延北郡

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

皇皆以爲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登沙塞之表定一般周之服統

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維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豪釐
晉卿大夫之辱也聰之晉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隴山覆沒
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迴首中原力不能救劃
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
接武効尤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
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
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
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健後一年也儁始僭號後三十一年
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
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
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秃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
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
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
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
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枋華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纂通
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
命於鋒鏑其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爲之禍首云

晉書百一

載記第一

劉元海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

夕北同祖廟諱故稱其字焉初

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

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

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不與鞮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

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節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羗

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羗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

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

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卽元海之父也

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

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

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子一作晉陽汾澗之

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

軒鬚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

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鷄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

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

罔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佛相符矣自是

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齠亂英慧七歲遭母

憂擗踴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時司空太原王昶等

聞而嘉之並遣帛賻幼好學晉書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

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美丘晉書謂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

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晉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

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

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

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

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二尺六寸有电留崔懿之襄陵公

師或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晉書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

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意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

咸熙中爲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

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鑿雖由余日磾無

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識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

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

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

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

乎帝默然後奏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今盡殄患之理也熹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一作飲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歔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爲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俊傑無不至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楊駿輔政以元海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爲皇太弟以元海爲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于

蕩陰穎假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元海爲
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
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
能禦之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已
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
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
武皇帝之子有殊勲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爲殿下
沒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疎屬豈能與殿下
爭衡邪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
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爲人筆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
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爲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
一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元海爲北單于叅丞相軍事元
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干離
石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
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
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
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戎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
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
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晉人所服
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奈何距之而
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元海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
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
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

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
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
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
人望乃遷于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乃爲壇于
南郊僭卽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
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
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俊又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
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十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
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
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
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頽
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海沸於九州群閹毒流于四海董卓因
之肆其猖獗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
蜀異否終有泰旋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
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
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爲群公所推紹
脩三祖之業顧茲阡閭戰惶靡晉但以大耻未雪社稷無主銜胆
栖冰勉從群議乃赦其境內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
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置百
官以劉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劉宏爲太尉其餘拜授各有
差東瀛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懼率并州
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爲寇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
滋氏屯留長子中都皆暗之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
之次于離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

瑜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遷于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
太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
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
板橋爲琨所敗琨遂據平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曰殿下
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顯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
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尅長安而都之以關中
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剗啓鴻基尅殄疆楚
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元
海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
四部鮮卑陸逐延氏酋大單于徵東萊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
之元海悉署其官爵永嘉二年元海僭節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
承鳳以其大將軍劉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歡樂爲大司
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
疎爲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勲謀爲差皆封郡縣公侯大史令宣
于修之言於元海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
居仄陋紫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剗洛陽蒲子崎嶇非可
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
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
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爲巳瑞大赦境內改年河瑞封子裕爲
齊王隆爲魯王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等
爲之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彭默等距之王
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自長
安討之戰于宜陽定等敗聰等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桓延詐
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元璽服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彌與

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屯洛陽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于河南聰進屯于西明門護軍賈胤夜薄之戰于大夏門斬聰將呼延顥其衆遂潰聰廻軍而南壁於洛水尋進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祈嵩嶽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參軍孫詢將軍丘光樓哀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擊朗斬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已也赴水而死王彌謂聰曰今旣失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爲後舉下官當於兗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宣于脩之又言於元海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元海馳遣黃門郎傅詢召聰等還師王彌出自轅轅越遣薄盛等追擊彌戰于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攝蒲阪之戍還於平陽以劉歡樂爲太傅劉聰爲大司徒劉引年爲大司空劉洋爲大司馬赦其境內立其妻單氏爲皇后子和爲皇太子封子乂爲北海王元海寢疾將爲顧託之計以歡樂爲太宰洋爲太傅延年爲太保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晉太子裕爲大司徒元海疾篤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僞謚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子和立

劉和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爲儲貳內多猜忌馭下無恩元海死和嗣僞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顧命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強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爲寄坐耳此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爲之所和卽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領軍劉盛及劉欽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

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爲志且塞耳勿聽此狂簡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旣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下詔臣等以死奉之茂不濟矣乃相與盟于東堂使銳景攻聰攸率劉安國攻裕使侍中劉乘武衛劉欽攻魯王隆尚書田密武衛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等使人斬關奔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攸乘等會攻隆裕攸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日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尅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斬和于光極西室銳攸梟首通衢

劉宣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脩系叩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嘆之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曾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二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爲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莅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卽正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勲感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書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

十餘篇十五習擊刺兼善射

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別也

師名士莫不交結

宮四王未有節制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
海未定大業甫備陛下以上成先帝鴻業為
狂簡之言也詩云官無他人不知我則之陛下既不信言
可信哉銳放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及
惟陛下詔臣等以死奉之及不濟矣乃相與盟于東堂
王以宣言之指也結神尊重無異莫一軍國以私利不忠之
以以直為古時雖博抄命衣動曲益壽言言皆欲
耳今具其並上風對真汎睛收狂收筆贈其卦習其
史王賈言之於帝帝召具嘉其古據因曰吾未具實
蒙病之日大戈夫甚數二脈解不令一公斷暨美於
學如而步不出門間蓋嫂手再驚美書至蕭何澄出
晉書一百二

氏制國未

載記第二

劉聰 一 黎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
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
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
幼而聰悟好學博士宋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
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書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
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
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于京
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與之也新興太守郭熙一作倅為
主簿舉良將入為驍騎別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善於撫接五部

豪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顥表爲赤沙中郎將聰以元海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元海爲北單于立爲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卽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旣殺其兄和羣臣勸卽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乂乂與公卿泣涕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祥公止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祇從今便欲遠遵魯隱待乂年長復予明辟於是以永嘉四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年光興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爲帝太后乂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封其子粲爲河內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曄高平王遣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轅轅周旋梁陳汝穎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司空劉景先大司馬左光

祿劉殷爲大司徒右光祿王育爲大司空僞太后氏姿色絕麗

聰悉焉單卽乂之母也乂屢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

後知其故乂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也廢又尊母爲

皇太后署其衛尉呼延晏爲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兼軍大將軍配

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

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

輜重于張方故壘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

府寺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于社一作社門晏以外繼不

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將濟河東

遁具船于洛水晏盡焚之還平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

圍洛陽時城內饑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

晏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曜於是害諸

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遷帝及惠帝羊
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
平阿公遣其平西趙滌安平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于長安
粲曜率大眾繼之滌敗王師于潼關將軍呂毅死之軍至于下邳
模乃降滌送模於粲粲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送衛將軍梁芬
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以其晉
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
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著劉曜爲車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爲大將軍
封齊公尋而石勒等殺彌於巴吾而并其衆表彌叛狀聰大怒遣
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王彌部衆配
之劉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氏羗皆送質任唯雍州刺
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
南山將奔安定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爲平南將軍率
衆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萬
會之曜遣劉雅趙滌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銳卒與諸軍戰
于黃丘曜衆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渠杜人王禕紀特等攻劉粲于
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于長安時西夷等奉秦
王爲皇太子入于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后呼延氏死將納
其太保劉殷女其弟又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
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旣殊納
之爲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爲左右貴嬪位在
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妾

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遠禮乎爲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太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亂受歷故爲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劉爲會稽國夫人遣其鎮北斬冲寇太原平北卜翊率衆繼之冲攻太原不尅而歸罪于翊輒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沿衍持節斬冲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斬陵坐溫明徽光二殿不成皆斬于東市聰游獵無度常晨出晚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爾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墮之於將就比竊視陛下所爲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去此咫尺之間狂狷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

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弟又子粲並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皇帝以聖武膺期創建鴻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龍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定長安真可謂功高周成德超夏啓往也唐虞今則陛下歷觀書記未有此比而頃頻以小務不供而斬王公直言忤旨便囚大將游獵無度機管不修臣等竊所未解臣等所臣破肝糜胃忘寢與食者也聰乃赦彭翹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使其右將軍劉參攻郭默于懷城祗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并其二萬餘戶于平陽縣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南鄙沮亂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勳舊逆臣之孫荷榮禁闔卿知皇漢之德弘曠以不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伐國弔人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聰遣劉粲劉曜等攻劉琨於晉陽琨使張喬距之戰于武灌喬敗績死之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喬琨別駕郝聿以晉陽降粲琨與左右數十騎攜其妻子奔于趙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粲曜入于晉陽先是琨與代王猗盧結爲兄弟乃告敗於猗盧且乞師猗盧遣子日利孫賓六須及將軍衛雄姬澹等率衆數萬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爲之鄉導猗盧率衆六萬至于狼猛曜及賓六須戰于汾東曜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傅武以馬授曜曜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吾創已重自分

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識拔以至於於是常思効命今其時
矣且皇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何可一日無大王也於是扶曜乘
馬驅令渡汾迴而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百姓踰蒙山遁
歸猗盧率騎追之戰于藍谷粲敗績斬其征虜邢延獲其鎮北劉
豐琨收合離散保于陽曲猗盧戍之而還正旦聰讌于光極前殿
逼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儁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
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鳩帝而誅珉儁復以賜帝劉夫人爲貴
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立左貴嬪劉氏爲皇后聰將爲劉氏起鷄
儀樓一作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
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爲之父母以刑賞
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草莽故上
天剿絕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

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

皇后一作后妃

嬪服無綺綵重逆群臣之請故建南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

以朝群后饗萬國矣昭德溫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

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

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內爲之父母固若是乎伏

聞詔旨將營鷄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爲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

夷宮宇粗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臣聞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

役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

美爲不巧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

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思費如

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冒不測之禍者

也聰大怒曰吾爲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

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群鼠共充時在道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游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鏢腰而入及至卽以鏢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勅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道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時愍帝卽位于長安聰遣劉曜及司隸喬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寇長安命趙染率衆赴之時大都督勳允據黃白城累爲曜染所敗染謂曜曰勳允率大衆在外長安可襲而取之得長安黃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

廣歿之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廡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

掠千餘人旦退屯道遙園勳允率衆襲曜連戰敗之曜入粟邑遂

歸平陽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

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

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

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

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

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旣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

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墮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

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矣聰以劉易爲太尉初置相國官

上公有殊勲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

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祿綬綬遠遊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

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牙大將軍營各配兵二千皆以諸子爲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其子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食五都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劉景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顓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劉曜爲大司馬曜復次渭汭趙滌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滌滌狙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鄴君臣自相一作逼僭王畿維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因獸猶鬪况於國乎滌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汚吾馬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

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

臨刑謂滌曰將軍復諫違謀顛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

以逞愚忿亦何顏而瞬息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

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者無知則已

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

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蹠涖不容尺鯉

染之謂也曜還師攻郭默于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

守之聰遣使請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

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略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

公其還也於是曜歸蒲坂俄而徵曜輔政趙染寇北地夢魯徽大

怒引弓射之滌驚悸而寤且將攻城中弩而死聰以粲爲相國總

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平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光義人羊充妻

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聰以其太廟新成大赦境內
改年建元雨血於其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劉又惡之
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
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
相國之位自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爲贈
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置
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爲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
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衛
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
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
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
大司馬不慮爲異也又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斬華第納其二女
爲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爲皇后
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人謀反又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瑋
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上抽監守東宮禁又朝賀又憂
懼不知所爲乃上表自陳乞爲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
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刺史曹疑攻汝陽關公丘陌之
害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劉宣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
所疑遂略地西下祝阿平陰衆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于臨淄疑
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疑之懷二也請討之聰又憚勒
之并齊乃寢而弗許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將軍魏該奔于一
泉塢曜進攻李斌于滎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成臯曜覆而滅之
矩恐送質請降時聰以其皇后靳氏爲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爲左
皇后右貴嬪劉氏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

聰不納乃以元達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賢內實奪其權也於是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鑿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頻爲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強盛弗可圖矣引師而歸聰宮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右司隸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慙恚自殺靳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勢故廢之旣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劉曜進師上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恥也公宜以長安爲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還曜迴滅郭邁朝于聰遂如蒲阪平陽地震雨血于東宮廣袤頃餘劉曜又進軍屯于粟邑麴允饑甚去黃白而軍于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于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黃臯聰武庫陷人地一丈

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沉宣懷俞容中宮僕射郭猗中黃門陵修等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不出群臣皆因沉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勲舊功臣而弗見序錄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宅宇皆踰于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斬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猗有憾於劉又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許衛軍爲大單

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
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肯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
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
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讎作難事
淹變生宜早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臣
屢啓主上主上性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
殿下成造之恩故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與垂採納臣當入
言之願殿下不泄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
郎王皮衛軍司馬惇假之恩顧通其寤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
也粲深然之猗密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
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
歔歔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

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不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
先啟卿卽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
肉恐言成誑爲故也皮惇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
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初靳準從妹爲又孺子湣于侍人又怒殺之
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
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
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
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
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
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
商臣之禍粲曰爲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率聞未必信
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

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彘命十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彘唯發中旨殺生除授王沉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綦母達太中大夫公師威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群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繫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

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聞猶未宣露乞垂昊天澤迴雷霆之

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

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

入免幹爲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

光祿大夫王延等請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

邪佞者宇宙之螟蟥王化之蠹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

群阹亡漢國之興亡未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

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爲故事乎今王沉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

與奪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

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

衡迫之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

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

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沉等皆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責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達其意則衆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沉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運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沉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人幸得備洒掃官閣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讐又深

恨陛下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出錢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恒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沉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沉等爲列侯太宰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旣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乎歸而自殺此地飢甚人相食噉羗酋大軍須運糧以給麴昌劉雅擊敗之麴允與劉曜戰于磻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靈武平陽大饑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并州以懷撫叛者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爲鼎峙之勢聰立上皇后樊氏卽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內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貨賄公行軍旅在外饑疫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劉敷屢泣言之聰不納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來哭

人敷憂忿發病而死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饑甚司隸部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戶石越招之故也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甚無誠懼之心讌群臣于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又容貌毀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劉曜陷長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晟于曜帝肉袒牽羊與襯衞璧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爲光祿大夫懷安侯使粲告于太廟大赦境內改年麟嘉麴允自殺聰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人化爲丈夫時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

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

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

家死亡略盡但可承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

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

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是過當以

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機上俄而蘇使左右機上取皮囊開之

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

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

此玉并葬焉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

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

虵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

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仍

跨巴蜀司馬轍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爲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旣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疑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爲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勅衆精盛若盡趙魏之銳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疑率三齊之衆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爲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爲高祖圖楚之計無不尅矣聰覽之不悅劉粲使王平謂劉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裹甲以備之又以爲信然令命宮臣裹甲以居粲馳遣告斬準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沉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粲圍東宮經遣沉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乃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沉等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爲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斬準及閹豎所怨也廢乂爲北部王粲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爲之空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以斬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時聰境內大蝗平陽糞雍尤甚斬準討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没千餘家東宮災異聞閹宮殿蕩然立粲爲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前聰校獵上林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粲言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興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爲名不如除之以

絕其望聰然之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隸部人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遮邀擊之爲固所敗使蔡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蔡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汭遣耿稚張皮潛濟襲蔡其丘王翼光自厘城覘之以告蔡蔡曰征東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邪且聞上身在在此自當不敢北視况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蔡軍蔡奔據陽鄉稚館穀蔡壘稚聞而馳還柵于壘外與稚相持聰聞蔡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衆五千突圍趨北山而西劉勳追之戰于河陽稚帥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聰所居益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寒氣絕良久乃蘇平陽

西明門社自亡霍山崩者其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驥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劉勵爲大司徒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鑿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象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冊妣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旣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淫於色縱沉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汗清廟况其家婢邪六官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椽玉簀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蔡曰鑿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

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鑿等送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鑿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鑿瞋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懿之曰靳準梟聲鏡形必爲國患汝旣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聰又立其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里時聰子約已死至是晝見聰甚惡之謂粲曰吾寢疾憊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爲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難木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日而葬徵劉曜爲丞相錄尚書輔政固辭乃止仍以劉景爲太宰劉驥爲大司馬劉顛爲太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

爲太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

事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僞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粲字士光少而儁傑才兼文武自爲宰相威福任情疎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性嚴刻無恩惠距諫飾非好興造宮室相國之有仿像紫宮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饑困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旣嗣僞位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一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內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內改元漢昌雨血于平陽靳準將有異謀私於粲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粲弗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靳承間言之粲誅其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顛大司馬

濟南王驥大司徒齊王劉劭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又
誅其車騎大將軍吳王劉暹驥母弟也粲大閱上林謀討石勒以
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荒耽酒色游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
於準準矯粲命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作亂以
金紫光祿大夫王延壽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
康劫延以歸準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粲數而殺
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
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大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左
光祿劉雅出奔西平尚書北宮純胡崧等招集晉人僅於東宮靳
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曷各逆奴何不速殺我
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人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
人也準怒一光殺之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而孤
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
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
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
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
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
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爲黃門郎人曰
召殆聖乎旣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
惟性之有分盈分者巔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
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
大王無過授之一勞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忠

嘗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當
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
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
愚忠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
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
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群臣知免及其死
也人盡寃之

晉書 百二

載記第二

終

晉書百三

載記第三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册

命聰慧有奇度

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
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為不亡矣身長
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
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眾不群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
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為神射尤好兵
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
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
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眾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

劉曜傳

晉書

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小記奉謁趙
皇帝獻劔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劔長二尺光澤非常赤
玉爲室背上有銘曰作神劔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劔隨四時而變
爲五色元海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斬
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
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曜以大興元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
內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
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谷勒爲
犄角之勢斬準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因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
末年實亂大倫群闖撓政誅滅忠良誠是義士司空執
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勲高古德格天地朕
方寧濟大艱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誠早迎大駕

者政由斬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
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沉吟未從尋而喬平王騰斬康馬
忠等殺準推尚書令斬明爲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
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
兵攻之明戰累敗遣使求救于曜曜使劉雅等迎之明率平
陽士女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斬氏男女無殺之使劉
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葬粟邑墓號陽陵僞諡明皇太后僭
尊高祖父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
成皇帝徙都常安起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後立其妻羊氏爲皇
后子熙爲皇太子封子襲爲長樂王闡太原王冲淮南王敞齊王
高魯王徽楚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
承晉金行國號曰趙牲牡尚黑旗幟尚玄冒頓配天元海配上帝

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眾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曼為雍州刺史王連為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顛為新平太守周庸為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氏羌多歸之曜遣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曼于陳倉二旬不尅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勅劉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妻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三年曜發雍攻陳倉曼連謀曰謀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廩既少無以支夕若頓軍城下圍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眾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死早晚無在遂盡眾背城而陣為曜所敗王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氏曜進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

陷安定保懼遷于桑城氏

元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為

大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墉

魏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恕降于

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

岳為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

岳遂屯澠池石勒遣石生

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慎

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

鎮于陝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

宿樹撥變為人形髮長一

八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

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

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

樹枝葉甚茂長水校尉尹

車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車囚

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

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

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

于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

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氏

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為主四山羗

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

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

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於是勅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家老弱沒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卽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爲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旣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上郡氐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彊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銳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俟其無備夜誓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

最强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權崇旣降莫不歸附曜大悅讌群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曰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恒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宋追慟於橋公之墓前新增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識朕於童亂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稟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俱皆丘墓夷滅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訪岳年一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一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

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其

峻百姓間

一作聞

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

綬於鄉俱去耳吾旣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

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烏獸投人要欲濟之而况

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

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

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

之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

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薦學以教

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

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以游子遠爲大司徒曜命起鄴明

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

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
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管室以構楚宮
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
詔書將營鄴明觀市道芻蕘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
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
鄴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
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
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廻四里
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
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
一作終也如是秦皇下銅三泉周輪七星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閻主
之於終也如此向黉石椁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保葬識者嘉

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
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
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興亡奢儉罔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懼大悅
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
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鐘離一
言而罷北宮之役况朕之開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
勅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其封豫安昌子包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
之朝恩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
勿有所諱省鄴水圃以與貧戶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
白玉方一尺有文子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罽西小
衰困躑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鞞其盡乎時群臣咸賀以爲勅滅之

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爲奉瑞大夫
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
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
也如是今朝臣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
不達大理竊所不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
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囚
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
不在我也非水竭構五梁者非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
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喾者歲之
次名作喾也言歲馭作喾西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
歲在子之年名玄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
謂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

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脩德化以讓
之縱爲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
周且盟津之美捐鄙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
撫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謬誕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
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曜親征氐羗仇池楊難敵率衆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
仇池諸氐羗多降於曜曜後復西討楊韜于南安韜懼與隴西太
守梁勛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尚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
隴右萬餘戶于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寢疾兼癘疫其議欲班
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其尚書郎士儼爲光國中郎將使于仇池
以說難敵難敵於是遣使稱藩羅大儼署難敵爲使持節侍中假
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八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

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氏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爲公侯

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且以曜爲

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逃使其將呼延實監輜重於

後陳安率精騎要之于道實奔走無與長史魯憑俱沒于安安

囚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

安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則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

視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邦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

首於上邦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以魯憑爲參軍又

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戰擊

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還上邦曜至日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

罕襲阡城拔之西州氏羌悉從安安上馬雄盛衆十餘萬自稱使

持節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爲相

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

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而衢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

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也害賢人是塞天下之情夫

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妾之心况於四海乎陳安今於招賢採哲

之秋而害君子絕當時之望吾知無能爲也休屠王石武以桑

城降曜大悅署武爲使持節都督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

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曜后羊氏內有

特寵外參朝政生曜三子熙襲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入

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農功畢乃聽飲酒宗廟社稷

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曜臨太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

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爲女子石言於陝若言勿東

者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度之負土爲墳其下周迴二

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千路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
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槨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
封不樹爲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
下爲先社稷資儲爲本今二陵之建崇百尺積石爲山增土爲阜
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鋼三泉上發掘古塚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寒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
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
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
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乃使其
將劉岳等帥騎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
四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塚者盧得蘇曜葬其父
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

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太寧元年陳安攻曜征西
劉貢於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將攻上邦以解南安之圍安聞
之懼馳歸上邦遇於瓜田以衆寡不敵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
追武曰叛逆胡奴要當生擒之奴然後斬劉貢武閉壘距之貢敗
安後軍俘斬萬餘安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
大潰收騎八千奔于隴城貢乃留武督後衆躬先士卒戰輒敗之
遂圍安于隴城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寢堂于垣
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于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襲太常
梁胥等繕復之松柏衆木植已成林至是悉枯署其大司馬劉雅
爲太宰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
入殿增班劔六十人前後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安于隴城
安頻出挑戰累擊敗之斬護八千餘級石軍劉幹攻平襄尅之隴

上諸縣悉降曲救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不在其例安留楊伯支姜冲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旣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于溪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曜大悅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驍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矢蛇

矛棄我驍驄窟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也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氏羗悉下並送質任州刺史張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鍾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臨河諸戎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有二焉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旬張氏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匹三千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

七百斤女妓二十人

寶珠玉方域美貨不可勝紀曜大悅

使其大鴻臚田崧署茂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
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
大都護護氏羗校尉涼平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慕高
九十尺楊難敵以陳安所平內懷危懼奔于漢中鎮西劉厚追擊
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
為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劉岳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
事進封中山王初斬準之亂曜世子胤沒于黑匿郁鞠部至是胤
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款署
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孫美貌善機對
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鬚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
義真乎固當應為卿之家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士之意

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亂長幼之倫也聰

曰卿勲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

專征之者卿之子孫奈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真既不

高讓之風吾不過為卿封之以一國義真曜子儉之

儉為臨海王立胤為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躡殊亮

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

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群下曰義孫

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冲幼儒謹

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圖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

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大山之
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
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卜泰

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爲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群下若以爲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爲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畧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爲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官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躍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我光仰遵聖軌因歔歔流涕悲感朝臣懼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前妻卜氏爲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泰胤之舅懼

嘉之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署侍

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

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五子翔

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曜立后劉氏石勒將石他自鴈

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益句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

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于渭城遣劉彥追之曜次于

富平爲岳聲援岳及石他戰于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上一千五

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

襲仇池尅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

曰氏徇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

大事子謂劉氏可爲盡忠吾獨不可乎崧勵色大言曰若賊氏奴

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爲國家鬼豈可爲汝臣何不速殺我顧

排一人取其劔前刺難敵不中爲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鎮東呼延謨率荆司之衆自嶠澠而東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尅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于金墉石季龍率步騎四萬入自成臯關岳陳兵以待之戰于洛西岳帥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龍遂塹柵列圍遏絕內外岳衆饒甚殺馬食之季龍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季龍率騎三萬來距曜前軍劉黑闥大敗季龍將石念于八特坂曜次于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乃退如澠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季龍執劉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并氏羌三千餘人送于襄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澠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武功豕生天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記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馬劉均舉參軍臺崖曜親

臨東堂遣中黃門策

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

以政事產流涕歔歔

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收容

禮之卽拜博士祭酒

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

之歲中三遷歷位尚

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曜署劉胤爲

大司馬進封南陽王

以漢陽諸郡十三爲國置單于臺于渭城拜

大單于置左右賢王

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氏羌豪桀爲之曜自還

長安憤恚發病至是

疾瘳曲赦長安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咸

爲太尉錄尚書事光

祿大夫劉綏爲大司徒卜泰爲大司空曜妻

劉氏疾甚曜親省臨

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妾叔父昶無子妾少

養於叔恩撫甚隆無

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瞻女芳有德色願

備後官曜許之言終

而死僞謚獻烈皇后以劉昶爲使持節侍中

大司徒錄尚書事進

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張氏爲慈鄉君立劉瞻

女芳爲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俄署驃騎劉述爲大司徒劉昶爲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爲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鳩而殺之咸和三年夜夢上人金面丹唇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唇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并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長安自春不需至於五月曜遣其武衛劉朗率騎二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尅掠三千餘戶而

歸張駿聞曜軍爲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金城太守張閭及枹罕護軍辛晏將軍韓璞等率衆數萬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絕其運路胤濟師逼之璞軍大潰奔還涼州胤追之及于令居斬級二萬張閭辛晏率衆數萬降于曜皆拜將軍封列侯石勒遣石季龍率衆四萬自軹關西入伐曜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駿楊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于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季龍懼引師而退追之及于高候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季龍奔于朝歌曜遂大陽攻石生于金墉決于金塢以灌之曜不撫士衆專與嬖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大風拔樹

昏霧四塞聞季龍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眾已濟始議增榮陽
戍社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
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
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
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踟頰乃乘小馬比出復飲
酒斗餘至於西陽門搗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
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
送于勒所曜白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
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解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于
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
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
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

當爲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于
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奴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
衣幅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
石生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
太子熙書令速降之曜但勅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
也勒覽而惡之後爲勒所殺熙及劉胤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尚書
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
走未晚也胤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劉厚劉策
皆捐鎮奔之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
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率衆數萬自上邽
將攻石生于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
皆起兵應胤胤次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

距胤戰於義渠爲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季龍執其僞太子熙南陽王劉胤并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釁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于關洛至于算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塞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啓興王之畧骨都論尅定之

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温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爲夷狄之邦未辨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亡玄明篡嗣樹恩戎旅旣總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自乖弘遠貌之爲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譽佞人方轡並后載馳閭豎類於迴天凝矧踰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忠貞於戎手聚指紳於京觀先王并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洒泪若乃上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于戈將以拯厥版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旆乘時興兵誓野投焚旣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彤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

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
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
庚珉之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三
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爲甚是以
災氣呈形賊臣苞亂荒政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
也曜則天資虓勇運偶一作遇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
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蹙偃和苞獻直鄧明罷
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
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
典歟何不支之甚也

贊曰惟皇不範邇甸居穹丹朱罕嗣冒頓爭雄胡旌颺月朔馬騰
風埃塵淮浦虓呼河宮未央朝寂諺門且空郭欽之慮辛有知戎

藝川屯園詩
氏書南開甫

藝川屯園詩
氏書南開甫

載記第四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匄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羗渠之胄

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並為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

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

嘯上東 一作都 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

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牧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

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麓不為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

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 一作上 草本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

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

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鄔人郭敬陽

曲寧驅以爲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大安中，并州飢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馬門還。依寧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飢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日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飢甚，宜誘將與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閭丘，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虜群胡將詣與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歐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爲請道路。飢病賴陽時而濟，旣而賣與荏平人師權爲奴。有一老，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勿來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權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權家鄰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群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群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遂明等人，騎爲羣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曠、僕呼延、莫郭、黑畧、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爲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乘輿于蕩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爲張方所逼，遷于長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穎爲名。河間王顥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穎

曲寧驅以爲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大安中，并州飢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馬門還。依寧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飢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日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飢甚，宜誘將與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閭丘，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虜群胡將詣與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歐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爲請道路。飢病賴陽時而濟，旣而賣與荏平人師權爲奴。有一老，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勿來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權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權家鄰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群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群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遂明等人，騎爲羣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曠、僕呼延、莫郭、黑畧、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爲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乘輿于蕩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爲張方所逼，遷于長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穎爲名。河間王顥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穎

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焉藩拜勒爲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還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桑以勒爲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爲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爲谷桑以勒爲前驅屢有戰功署爲婦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勒爲都督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大懼使苟晞王讚等討之桑勒攻幽州刺史石鈔於樂陵鈔死之乞活田裡帥衆五萬救鈔勒遣戰敗禮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於官渡爲晞聲援桑勒爲晞所敗死者

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元海冀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匍督馮突莫等擁衆數千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爲所昵因說匍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爲之計匍督等素無智略懼部衆之貳已也乃潛隨勒軍騎歸元海元海署匍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匍督爲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壁于樂平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僞獲罪于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爲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已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許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

諸胡咸以推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眾歸元海元海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眾配之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勒遂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閻羆等七將率眾三萬寇魏郡頓丘諸壘多陷之假壘主將軍都尉簡強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軍寇鄴鄴潰和郁奔于衛國執魏郡太守王粲于三臺進攻趙郡害冀州西部都尉馮冲攻乞活赦亭田禪于中丘皆殺之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眾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乃引張賓爲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爲股肱夔安孔萇爲爪牙支

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遂明吳豫等爲將率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祁弘帥鮮卑沒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大敗勒于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眾討勒勒燒營并糧迴軍距之次于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統其壘眾爲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棄其軍奔于淮南王堪退堡倉垣元海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閻羆攻睹圈苑市二壘陷之羆中流矢死勒并統其眾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東襲鄆城害兗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

遂害堪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
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于建業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冠
軍將軍梁巨于武德懷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
巨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
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
送任于勒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持
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辭將軍乃止劉粲率眾四萬寇洛
陽勒留輜重于重門率騎一萬會粲於大陽大敗王師於澠池遂
至洛川粲出輟輟勒出成臯關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
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
餘騎敗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至
于石門濟河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繁昌害之先是雍州流入王如

侯脫嚴寔等起兵江淮間聞勒之來也懼遣眾一萬屯襄城以距
勒擊敗之盡俘其眾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使
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爲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勒
夜令三軍雞鳴而駕晨壓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剋嚴寔率眾救
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寔送于平陽盡并其眾軍勢彌
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
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瑒率騎二萬
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
漢之志也張賓以爲不可勸勒北還弗從以賓爲叅軍都尉領記
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眾討勒勒軍
糧不接死疫太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太
守楊岷棄郡而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于南頓朗陵公何襲廣

陵公陳軫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于勒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爲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行及襄陽王範任城王躋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韶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于幕下問以晉故衍躋等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紛勒甚奇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辨奇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墻填殺之左衛何倫右衛李恆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陽勒逆毗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衆四率精騎二萬人自成臯關會劉曜王彌

寇洛陽洛陽旣陷勒歸

攻彌曜遂出轅轅屯于許昌劉聰署勒征

東大將軍勒固辭不受

先是平陽人李洪有衆數千壘于舞陽苟

晞假洪雍州刺史勒

寇穀陽害冠軍將軍王茲破王讚于陽夏

獲讚以爲從事中郎

破大將軍苟晞于蒙城執晞署爲左司馬

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

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納劉暉

之說將先誅勒東王壽

州使暉徵其將曹疑於齊勒遊騎獲暉得

彌所與疑書勒殺之密

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邈輒引部兵去

彌彌漸削弱及勒之獲

苟晞也彌惡之僞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苟

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

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

賓曰王彌位重言卑恐

其遂成前徇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

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

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

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

有一作

行

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圖

之恐曹嶷復至共為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為然勒時與陳午相攻于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于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為寇王彌人傑將為我害勒因廻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于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遠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彌讌于已吾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眾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苟

晞王讚謀叛勒勒害之以將軍左仇肅為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陵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論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眾雖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一作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勳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螳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

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已來誠無
戎人而爲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
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
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
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現曰事功
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選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道現名馬珍寶
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
霖雨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飢
疫死者大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
送欵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役徐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
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羨支雄等三十餘將
進曰及吳軍未集羨等請各將二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

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
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
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
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
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
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聚山河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
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
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擣擊也輜重遙從北
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
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
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是退膺爲將軍擢賓爲
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石季龍率騎二千距

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布米數十艘將士爭之不設備晉伏兵大發敗季龍于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奔退百里及于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大至勒陣以待之晉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所獲軍中大飢衆士相食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數萬降于勒時諸將佐議

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

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

窺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粟平陽掃定并州桓文之業可以濟也

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驕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

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魏舊都依山憑險形勝

之國可擇此一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畧惟亡固存兼

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

襄國賓又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

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

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

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劉聰署勒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

本國上黨郡公邑五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墜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頗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尅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

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旣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爲贖而請末杯諸將并勒勒殺末抹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其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爲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叅軍閻綜獻捷於一聰於是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屯信都冀州刺史王

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于信都 興元年石季龍攻鄴
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軍謝胄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
于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怛爲子署爲使持節
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怛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
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襲苑卿執游綸以爲
主簿攻乞活李偉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
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
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
害兖州刺史田徽烏丸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既率戶五千降于勒
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故如拜其 士氏爲上黨國太夫
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 孔段末怛任弟亡歸遼
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審廣漸 家郝襲背王浚密遣使

降于勒勒厚加撫納司冀漸寧人始合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
署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穿山谷莫
詳其所既而備九命一作半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勒謂張賓曰鄴
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既一作概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
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薦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
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爲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
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
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
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
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
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
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

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勒以石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各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祐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賓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離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曰勒本小胡出於一作自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

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典義兵誅暴亂者正爲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眄如子也亦遣棗嵩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萬疇之勢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雋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唯區區小府而敢不歛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爲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

明公也顧取之不爲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置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遣勒塵尾勒僞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釐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畧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田矯貪暴于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竝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爲之寒心浚意氣自

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土彭祖真可擒也浚使

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欵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勒纂兵

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其後患沉吟未發一作張

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

乎勒曰然爲之奈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伏三部今皆離叛還

爲寇讐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儉人皆蔬食衆叛親離

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

三方未靖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征幽人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

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

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了得我喜于

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一作未了右侯已了復何疑

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柘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

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慮奉牋于劉琨陳已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令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奸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非爲天也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道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資給車服數朱碩棗嵩田矯等以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于浚皆

斬之遷烏丸審廣漸紫郝襲斬市等于襄國焚燒浚宮殿以晉尚書劉翰爲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遣其東曹掾傅邁兼左長史封王浚首獻捷于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飢穀二升直銀二斤肉一斤直銀一兩劉聰以平幽州之勲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加故加金鉞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爲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勒將支雄攻劉演於廩丘爲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丘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害潘良于廩丘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其太守邢泰琨司馬溫嶠西討山胡勒將遂明嬰之敗嶠于潞城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無下戶字費二匹租二斛勒將

陳午以浚儀叛于勒遂明攻寧黑于荏平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戶于襄國勒使其將葛薄寇濮陽陷之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范龕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爲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其長子興爲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爲驍騎副貳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將劉劭距且敗之執旦于望都關勒襲邵續于樂陵續盡衆逆戰大敗而還章武人王春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勒以揚武張夷爲河間太守參軍臨深爲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三千以鎮靜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爲之聲勢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三萬餘戶于襄國使石季龍奔襲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而歸又攻劉演于廩丘支雄遂明擊寧黑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邵續使文鴛救

演季龍退止盧蘭津避之文鴛弗能進屯于景亭兗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爲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演奔文鴛軍獲演弟啓送于襄國演卽劉琨之兒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啓田宅令儒官授其經時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于胥關遂奔代郡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沽城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爲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

後出者斬設疑兵于山上分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
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共七澹奔代
郡據奔劉琨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磾
勒遷陽曲樂平戶于襄國軍守宰而還一作孔萇追姬澹于桑乾
勒遣兼左長史張敷獻捷于劉聰勒之征樂平也其南和令趙領
招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戶叛勒奔于邵續河間邢嘏累徵不至
亦聚衆數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爲寧朔將軍
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勒姊夫廣威張越與諸將蒲博勒親臨觀之
越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孔萇攻代郡澹死之
時司冀并兖州流人數萬戶在下遼西逃相招引入不安業孔萇
等攻馬巖馮膺久而不就勒開計於張賓賓對曰馮膺等本非明
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守任

之以冀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
而靜遼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署武
遂令李回爲易北都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巖士衆多李潛
軍人回先爲潛府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巖歸之巖以部衆離貳
懼奔于幽州溺水而死馮膺率衆降于勒回移居易涼流人降者
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戶加賓封一千戶進賓
位前將軍固辭不受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
八日而卧四日蛻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石
季龍濟自長壽津寇梁國害內史荀闞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
六眷段末杯等會于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叅軍王續齎金寶遺末
杯以間之末杯旣思有以報勒恩又忻於厚賂乃說辰眷等引還
琨匹磾亦退如薊城邵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虜五千餘人而還

劉聰將趙固以洛陽歸順恐勒襲之遣叅軍高少燕書推崇勒請師討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恨志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郡段末柸殺鮮卑單于截附真立忽跋鄰爲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柸末柸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尉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柸遣弟騎督擊匹磾于幽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爲之屏樂三月贈平南將軍初曹疑據有青州旣叛劉聰南稟王命以建鄴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勒授疑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劉聰疾甚驛召勒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又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聰死其子粲襲僞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于平陽勅命張敬率騎五千爲前鋒以討準勒

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羗羯降者四萬餘洛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于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戶六千降于勒巴帥及諸羗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于城中使相率誅靳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斬明爲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

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脩獻捷于劉曜晉彭城內
史周堅害沛內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
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于蒲上斬明率平陽之
衆奔于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復元海
聰二墓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軍儀樂谷于襄國劉曜又
遣其使人郭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
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
輔漢故事夫人爲王后世子爲王太子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
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遣王脩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疆弱謀
待脩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勢實殘弊懼脩宜之曜大怒追汜等
還斬脩于粟邑停太宰之授劉茂逃歸言王脩死故勒大怒誅平
樂三族贈脩太常又知停殊禮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

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恨基旣立便欲
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斬準孤惟事君之禮富資舜求瞽瞍之義
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
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於是置太
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參軍鼂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前勒大怒斬讚
旣怒刑倉卒等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平西將軍祖逖攻陳
川于蓬關石季龍救川逖退屯梁國季龍使楊武左伏肅攻之勒
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
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錢河西鮮卑
日六延叛于勒石季龍討之敗延于朔方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
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饑散棄其
妻子匹磾奔邵續曹疑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爲斷桃豹至

蓬關祖逃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于廣寧石季龍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勅稱尊號勅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况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勅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採集律令之要爲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晉太山太守徐龕叛降于勒石季龍及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伴虐后伏惟殿下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宇宙躬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

望去劉氏感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升御中壇卽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潤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勒西面而讓者五南面而讓者四百寮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

